

导读:幼小衔接从来不是幼儿园的“独角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要求幼儿园与小学互相衔接配合,到教育部持续加码对小学的要求——“将一年级上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强化与幼儿园教育相衔接”,小学的“接”正越来越从被动等待变为主动伸手。这主动的一“接”,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课表上多出的适应期,是课堂上慢下来的节奏,还是孩子升入一年级时,眼里有期待、心里不忘志?

【衔接有“方”】

“我的小学和幼儿园一样好玩。”今年刚上一年级的苏亦硕这样评价自己的小学。他所在的杭州市滨江第一小学将开学第一个月设为入学适应月,为新生策划了校园游园、去游泳馆学防溺水知识、参观中国动漫博物馆等活动。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蒋婕认为,一年级应该慢下来,给孩子留出适应时间,“以游戏的方式让孩子在真实场景里学会排队、倾听、适应陌生环境,这样孩子记住的不只是‘规矩’,更是‘小学挺有意思’的第一印象”。

这一“慢下来”的理念,正成为越来越多小学的共识。过去,幼小衔接常被看作幼儿园的“收尾工作”——幼儿园“送一程”,小学“等孩子来”。如今,不少小学开始“迎孩子去”:把入学适应期排进课表,与幼儿园开展联合教研……从“等”到“迎”,背后是姿态的转变——小学正成为衔接链条上“往前多走一步”的一环。

往前一步,先“破”

走进景宁畲族自治县第二实验小学一年级教室,只见里面分为集体教学区、区域游戏区、生活区、情绪角、午休室,和幼儿园教室的格局几乎一样。学校还在一楼开辟独立的户外活动空间,配备大型玩具等,充分照顾一年级学生的活动需求。

景宁县教育研修中心幼教教研员任娟美介绍,作为首批幼小科学衔接省级实验区,全县7所小学分别和幼儿园结对组成“幼小衔接共同体”,“县委县政府每年配套专项资金,给各小学提供‘区域设置及材料配置清单’等指导性资源,主张让小学环境先‘适应’孩子,而不是让孩子去‘适应’小学环境”。

和景宁第二实验小学一样,不少学校都选择主动往前一步,先破除那堵横在幼儿园与小学之间的“环境墙”。“环境衔接的本质不是把小学布置成幼儿园,而是让孩子在跨进校门的那一刻,能找到熟悉的锚点。”湖州市双林庆同小学党总支书记沈国强说,学校与双林镇幼儿园仅一墙之隔,这些年,双方在开展幼小衔接实践时,应幼儿园孩子要求,陆续在校园里添置了游戏攀爬网,饲养



图景宁畲族自治县第二实验小学优化教室环境,实现与幼儿园的“场景连接”。

图为宁波市“一年级家长10堂课”家庭教育讲座现场,家长们正专注倾听。



图为杭州市滨江第一小学高年级学生向一年级新生介绍学校。

了兔子、羊、鸡等动物。沈国强也从教师的反馈中得知,自从有了这些“外援”,由双林镇幼儿园大班升入一年级的孩子,适应能力普遍较强。

而在温州,小学的环境改造有明确的政策依据——2022年温州市教育局印发《全面推进幼儿园与小学双向科学衔接的实施方案》,提出“低年级学生的环境创设应向幼儿园靠拢”“最大程度消除儿童的陌生感和不适应”。温州市百里路小学设置昆虫标本展示墙、“心灵树洞”,让校园每个角落都变成一年级学生“可探索的乐园”;瓯海区外国语学校则让一年级学生在智能健身镜和唱吧里“触摸”小学,以此“接”住他们踏入校门时的第一份陌生与不安。

往前一步,去“连”

“要培育好菌菇,湿度得保持在70%左右……”在杭州市紫萱小学的菌菇房里,六年级学生李梓赫正给紫萱幼儿园的孩子们讲解。孩子们听得入了迷,说“等我上小学了,也要来这里当管理员”。

这一校一园是杭州市西湖区首个“幼小衔接教研共同体”,双方以劳动教育为抓手,通过联合教研,共同设计了从托班到小学的连贯性劳动教育内容与目标。菌菇房里的互动就是双方围绕幼小衔接中的重难点,以专业对话打破学界壁垒的尝试。

在浙江,类似的“教研连线”有不少。湖州市南浔区组建了“幼小衔接”专题研究联盟,将全区幼儿园按片区划入不同的联盟园,每个联盟园对接不同的小学。由菱湖镇、千金镇、石淙镇上的3所幼儿园组成的第七联盟园,直接把培训现场搬进菱湖实验小学,幼儿园教师观摩一年级语文课,小学教师观摩幼儿园大班语言活动,观摩后双方展开研讨,通过幼小课堂对比,明晰衔接阶段教学方法差异、过渡要点等。“这种‘连’,是小学主动打通与幼儿园之间那堵看不见的‘教研墙’,从‘各教各的’变成‘一起商量怎么教’。”南浔区教育科学研究和培训



□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教研员 莫 妍

幼小衔接,小学是“接”的一方,但“接”得主动不主动、“接”得对不对路,教研这个“助攻”很关键。

要把“衔接”从文件语言翻译成行动语言。文件说“入学适应期”,校长听得懂,但一年级教师未必知道具体该怎么做,教研员要做的就是把适应期拆成可操作的一日活动动作。在湖州,所有幼小衔接试点学校、幼儿园

都会开展入学适应与准备课程探索,幼儿园与小学协同审议主题课程,幼儿园三年主题课程里融入入学准备,小学一年级则重构上学期课程内容,目标指向实现一年级学生学习活动与幼儿园相衔接。

要让小学教师走进幼儿园。很多小学教师不是不想“接”,是不知道“接什么”,教研员要帮他们打破认知差。在湖州,每年5月,教研员会带着小学教师走进幼儿园,引导他们观察了解孩子在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个方面是否做好

了全面、充分的人学准备。教研员的“带”,不是站在台上讲理论,而是让小学教师看到,衔接不是把规矩提前塞给孩子,应该先蹲下来看看孩子从幼儿园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握着什么。

要把“主动”变成可落实的事。湖州遵循“以评促建、以赛促研”,不是简单给学校打分,而是通过案例评审和专题探讨,把幼教衔接实践嵌入教研过程。每年评审幼小衔接案例时,湖州都会提出一些硬指标,比如必须体现“尊重幼儿的天性和认知规律”,

小学要落实游戏化、生活化、综合化教学,幼儿园要杜绝“小学化”。评审还明确要求:小学和幼儿园可联合申报,也可分别申报,但“每项申报中必须有小学与幼儿园成员共同参与”。这意味着,评估本身就在推动两个学段坐到一起,并用标准告诉小学:和谁一起“接”、往哪“接”、怎么“接”。

小学的主观性不是等来的,是“看见”之后长出来的。教研员的核心职责,就在于搭建跨学段观察的桥梁、提供可操作的实践路径、推广行之有效的衔接经验。

【跟班观察】

那些看见与“看不见”

□本报记者 陈蓓燕 王 楠

“孩子们能记住自己的座位,上课发言会先举手,参与课前一分钟演讲的热情也越来越高……”在班主任手记里,景宁畲族自治县启文小学一年级班主任潘扬杨记录下开学一个多月来,她观察到的现象。

在潘扬杨看来,看似寻常的转变恰如一枚枚小小的锚,悄然抛向小学这片崭新的海域,稳住了一年级孩子们摇晃的第一步。“学校和教师要看见那些看不见的‘衔接’,并将之化为看得见的成长,帮助孩子和家长稳稳驶过这段最初的航程。”

记者跟班观察了3位一年级教师的工作,试图看见那些看不见的“衔接”。

看见“记不住”,也看见背后的不安

8月30日,江山市文苑小学新生体验结束当晚,学生小诺的家长给班主任刘雯毓发信息:“孩子记不住路,胆子又小,一整天都没敢去上厕所。”

9月1日开学第一天,刘雯毓“很自然”地请小诺当“小导游”,带全班又走了一遍从教室到厕所的路线。走在最前面的小诺睁大眼睛观察,不时张嘴默念。下午,小诺课间离开教室,刘雯毓“尾随”发现,小诺已能独立找到厕所了。

9月3日午休后,小泽急着去操场,凳子歪在过道,差点绊倒人。刘雯毓喊住他,没有批评,而是蹲下再次示范前几天已强调了好几遍的“人走凳移”——起身,双手搬凳,轻轻推到桌下,并请他练一遍。当天,小泽在积分系统“桌椅归位”一栏得到一分。周五评选时,尽管积分不是最高,刘雯毓仍肯定了他的进步。拿着表扬信的小泽很开心,大声说:“以后我一定不忘记‘人走凳移’。”刘雯毓更开心,因为小泽的妈妈反馈:“孩子现在睡前会自己整理书包,还把第二天的衣服叠好,像换了个人。”

“记不住的背后藏着孩子们的不安。独立整理物品、主动如厕、按时作息等,是小学与幼儿园差别最大的地方。引导孩子学会自我管理,做好生活准备与适应,是避免入学初期慌乱的关键。”刘雯毓说。

开学前,她走访每个新生家庭,了解新生性格、习惯与情绪特点,并建立包含兴趣爱好、过敏史等内容的“新生小档案”。“准备再充分,孩子也难免有说不出口的小情绪。”开学后,她设立心情墙和悄悄话信箱,鼓励孩子表达情绪,还开设家长课堂,围绕身心、学习、社交等给出实操建议,打消家长超前“抢跑”的焦虑。

开学以来,看着孩子们从拘谨胆怯变得爱笑、敢表达,每天开开心心走进教室,她更加笃定:教育不必急于求成,多一点耐心陪伴,就能帮孩子跨过成长“陡坡”,从容启航。

看见“泪汪汪”,也看见情绪在求助

开学第一周,杭州市卖鱼桥小学一年级学生小轩每天走到校门口时都会忍不住大哭,不愿进校。面对哭泣的孩子,无奈的家长,班主任陈静静没有简单安慰“再坚持一下就好了”“孩子都这样”,而是仔细倾听小轩哭泣时反复说的那句“我想要妈妈陪”。

她理解,小轩的眼泪其实是在说“我舍不得分离”“我害怕被遗忘”“我担心自己在学校做不好”,这不代表他“不听话”,而是一个7岁孩子在用唯一会的方式发出求助信号。

新的一周,她再次见到“泪汪汪”的小轩,没有劝他“别哭了”,而是蹲下来对他说:“老师发现你的声音格外响亮,想请你当小班长,课前老师喊‘上课’,你负责喊‘起立’,行吗?”小轩一愣,然后点点头,眼泪还在掉,但哭腔小了一些。陈静静接着说:“那我们从现在开始保护好嗓子,这样喊‘起立’时才能响亮得让全班同学都听到。”

语文课前,陈静静喊“上课”,小轩站得笔直,还用带着一点鼻音却格外响亮的声音喊出“起立”,全班学生随即齐刷刷站起来。陈静静看着小轩笑,小轩也抿着嘴,偷偷笑了。

之后几天,小轩进校门时偶尔还是会红眼眶,但陈静静知道,那不再是“不愿进校”的哭,而是一个孩子在学习告别、学习长大时,偶尔仍会泛起的涟漪。

“小轩哭,是因为对‘小学’还没有概念,这种未知带来的不安,远比不想上学更真实。”陈静静说,这也是幼小衔接中最关键的一步——把“小学”从抽象的恐惧变成具体的期待,“家长和老师要做的,就是提前让他们知道小学的课堂是什么样的,课间可以做什么,遇到困难可以找谁,一点点建立起孩子对小学的积极性”。

看见“家长慌”,也看见沟通需有方

“小学老师都不怕我睡觉,数学课学的知识我都会了,我想随便走走,但老师让我坐在座位上……”开学第一天,小学放学路上就迫不及待地和特地请假赶来接他的妈妈“告状”。晚上,小字妈妈将话转述给班主任章蕾,还连连道歉“孩子太任性,给老师添麻烦了”。

这位湖州市湖师附小教育集团德育主任耐心回复:“这并不是孩子调皮捣蛋,本质上是还没有完成从幼儿园个体游戏模式向小学集体学习模式的转换。家校之间多通气,孩子的小情绪就不会积成大问题。”

章蕾说,一年级家长和她沟通最多的话题,不外乎分数、排名。“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与让家长看见成长效果,二者不对立,只是评价载体和沟通方式要变一变。”

怎么变?学校给一年级学生每人发了一本《百日成长手册》,同时推行“和悦评价”争章体系,不再用一张试卷的分数当唯一标尺,而是用持续、多元的成长证据,回应家长对“孩子学得怎么样”的关切。

“手册里,每个月的成长目标一目了然。9月,重心不在认字算数,而是落地校园常规,适应作息、学会自主用餐;10月,转向学习习惯,看孩子能不能认真听讲、坚持每日阅读,兼顾劳动与运动;11月,引导孩子向内看见成长,体会‘我的字变漂亮了’‘我交到好朋友了’,学会自我肯定。”章蕾带过好几届一年级,她觉得这本手册是家校沟通的好载体,“手册记录的不是对错,是一次次微小的进步,这也提示家长,孩子的成长是分阶段的,不是开学就要样样优秀。我们会不定期展示手册里孩子的成长记录,用真实案例缓解家长的焦虑”。

而家长通过争章情况,能清晰了解孩子在校各维度的真实表现。“我们把评价从‘期末一次性打分’拆解成日常点滴,让家长看到,优秀不只是会做题、守规则、爱阅读、敢表达、愿意劳动、懂得交往,都是珍贵的成长收获。”章蕾说。

【教研员说】

小学主动“接”,教研得会“带”

□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教研员 莫 妍

幼小衔接,小学是“接”的一方,但“接”得主动不主动、“接”得对不对路,教研这个“助攻”很关键。

要把“衔接”从文件语言翻译成行动语言。文件说“入学适应期”,校长听得懂,但一年级教师未必知道具体该怎么做,教研员要做的就是把适应期拆成可操作的一日活动动作。在湖州,所有幼小衔接试点学校、幼儿园

都会开展入学适应与准备课程探索,幼儿园与小学协同审议主题课程,幼儿园三年主题课程里融入入学准备,小学一年级则重构上学期课程内容,目标指向实现一年级学生学习活动与幼儿园相衔接。

要让小学教师走进幼儿园。很多小学教师不是不想“接”,是不知道“接什么”,教研员要帮他们打破认知差。在湖州,每年5月,教研员会带着小学教师走进幼儿园,引导他们观察了解孩子在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个方面是否做好

了全面、充分的人学准备。教研员的“带”,不是站在台上讲理论,而是让小学教师看到,衔接不是把规矩提前塞给孩子,应该先蹲下来看看孩子从幼儿园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握着什么。

要把“主动”变成可落实的事。湖州遵循“以评促建、以赛促研”,不是简单给学校打分,而是通过案例评审和专题探讨,把幼教衔接实践嵌入教研过程。每年评审幼小衔接案例时,湖州都会提出一些硬指标,比如必须体现“尊重幼儿的天性和认知规律”,

小学要落实游戏化、生活化、综合化教学,幼儿园要杜绝“小学化”。评审还明确要求:小学和幼儿园可联合申报,也可分别申报,但“每项申报中必须有小学与幼儿园成员共同参与”。这意味着,评估本身就在推动两个学段坐到一起,并用标准告诉小学:和谁一起“接”、往哪“接”、怎么“接”。

小学的主观性不是等来的,是“看见”之后长出来的。教研员的核心职责,就在于搭建跨学段观察的桥梁、提供可操作的实践路径、推广行之有效的衔接经验。